



呂氏童蒙訓

昉兒時侍鄉長老嘗從旁竊聞所謂呂氏童  
蒙訓者其間格言至論粗可記者一二稍長務  
鑽厲舉子業而親舊几案上亦不復有此書  
矣世道之升降於此可占也客授金華太守  
丘公先生語次及之且曰昔先公每以訓子姪  
某初在傳日誦習焉將求善本刻之學宮或  
太史祠中使流布於世昉因從史成之曰書  
出於呂氏刻於祠堂宜也會公有民曹之命  
廼出錢五萬以從初約呂兄巽伯喬年家所藏  
本最為精密前此長沙郡龍溪學皆嘗錄



木而譎辨特甚。丘公所誦習者未知何所從  
得也。初舍人呂公以正獻長孫述事元  
祐遺老與諸名勝游淵源所漸者遠。渡江轉徙  
流落之餘，中原文獻與之俱南。因即疇昔所聞  
見者輯為是編。倉部既手寫而臧之，冀伯又  
是正而刊之。庶幾可以傳矣。書之所載，自立身  
行已讀書取友撫世疇物仕州縣立朝廷綱條  
本末皆有稽據。大要欲學者反躬抑志循序務  
本，切近篤實，不累於虛驕，不驚於高遠，由成  
已以至成物，豈特施之童蒙而已哉。雖推之天

下國家可也。冀伯屬記始末，因輒附所聞於其後。  
是亦丘公之志焉爾。公名壽，字真長，嘉定  
公之嫡長子。云嘉定乙亥中秋日四明樓昉謹書。

童蒙訓卷上



呂氏本中居仁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味詳究  
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  
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矣  
孔子已前異端未作雖政有污隆而教無他說故詩  
書所載但說治亂大槩至孔子後邪說並起故聖人  
與弟子講學皆深切顯明論語大學中庸皆可考也  
其後孟子又能發明推廣之  
大程先生名顥字伯淳以進士得官正獻公為中丞

薦之朝用爲御史論新法不合罷去 秦陵即位以  
宗正丞召未受命卒于家其門人共謚爲明道先生  
先生嘗以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爲合於聖人仲舒之學度越諸子者以此故門人  
以先生學之所就以明道見其志焉

小程先生名頤字正叔舉進士殿試不中不復再試  
元祐初正獻公與司馬溫公同薦遂得召用侍講禁  
中旋又罷去遂不復用紹聖中貶涪州元符還洛大  
觀間卒于家學者謂之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又謂之  
伊川先生二程先生自小刻勵推明道要以聖學爲

已任學者靡然從之當時謂之二程

二程始從周茂叔先生爲窮理之學後更自光大茂  
叔名躬頤有太極說傳於世其辭雖約然用志高遠  
可見也正獻公在侍從時聞其名力爲之自常調除  
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官有四方之  
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張戢天祺與弟載子厚關中人關中謂之二張篤行  
不苟爲一時師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聖學亦  
多資於二程者呂大臨與叔兄弟後來蘇昞等皆從  
之學學者稱子厚爲橫渠先生天祺之爲御史用正

獻公爲也

二程與橫渠從學者既盛當時亦名其學爲張程云  
榮陽公年二十一本一作十九時正獻公使入太學在胡  
先生席下與伊川先生鄰齋伊川長榮陽公纔數歲  
公察其議論大異首以師禮事之其後楊應之國寶  
邢和叔恕左司公待制皆師尊之自後學者遂衆實  
自榮陽公發之也

關中始有申顏者特立獨行人皆敬之出行市肆人  
皆爲之起從而化之者衆其後二張更大發明學問  
淵源

伊川先生嘗至關中關中學者皆從之遊致茶盡禮  
伊川嘆洛中學者弗及也

伊川先生嘗識楊學士應之於江南常稱其偉度高  
識絕人遠甚楊學士是時猶未師伊川也

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學也天下之人謂之湖學學  
者最盛先生使學者各治一事如邊事河事之類各  
居一齋日夕講究其後從學者多爲時用蓋先生教  
人務有實效不爲虛言也是時孫公莘老名覺顧公  
子躬名臨最爲高第

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爲賢爲務如孫莘老覺李

公擇常主正仲存顧子躬臨程伯淳顯張天祺等皆為一時顯人

正獻公既為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為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榮陽公嘗說楊十七學士應之樂善少比聞一善言必書而記之榮陽公嘗書于壁云惟天子為能備物惟聖人為能備德應之遽取筆錄記之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學

陽公嘗贈之以詩云獨抱遺經唐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為館職不就試除太學博士出為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辯論應之嘉其直即為之朝其自成都召為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擬之之才李之才受學於穆脩伯長穆伯長受學於陳搏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其見於易圖與皇極經世教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惟其源流遠有端緒震東方也巽南方也高南方之



卦之類此入用之位如天地定位乾南而坤北山澤  
雷風水火相對即先天之位先生既沒其學不傳人  
能知其名而不知其用也嘗欲傳其學於伊川伊川  
不肯一日與伊川同坐聞雷聲問伊川曰雷從何方  
起伊川云從起處起蓋不領其意先生既沒元祐間  
謚康節

邵康節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為一會自開闢至堯  
時正當十二萬年之中數故先生名雍字堯夫名雍  
取黎民於變時雍也其居洛陽亦取天地之中字堯  
夫取當堯時中數也四千五百年數未詳

邵康節居衛州之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  
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嘗往從之時章博子厚作合商  
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豪後自許  
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  
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詳康節因言  
洛人以見根穢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  
葉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萼蕾而知高下者知  
花之下也如長官所說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慙服  
趙因謂章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  
則日有進益矣章因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章

須十年不仕官乃可學蓋不之許也

虔州人李潛君行先生篤行自守不交當世年五十餘監泗州僧伽塔人弗知也右丞范公彝叟為發運使始深知之力為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求去知蘄州遂請老君行之學專以經書論語孟子為正舍此皆不取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專守七廟其他言廟數不同者皆無取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是合祭天地無疑也其言南北郊其言圓丘郊禘異禮皆不取也其學簡而易明以行己為本不為空言東萊公與叔父舜從皆與之游

君行先生嘗言學者當以經書論語孟子如秤相似以秤量衆說其輕重等者正也其不等者不正也

田腴誠伯篤實士東萊公與叔父舜從之交遊也嘗從橫渠學後從君行游誠伯每三年治一經學問道貫當時無及之者深不取佛學建中靖國間用曾子開內翰為除太學正崇寧初罷去誠伯叔父明之亦老儒也然專讀經書不讀子史以為非聖人之言不足治也誠伯以為不然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不遍覽非博學詳說之謂

徐積仲車先生山陽人少許榜登科初從安定胡先

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積思六  
經而喜爲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  
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  
頭容真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後因具公裳  
以見貴官又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  
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先生事  
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先生嘗爲文訓勵學者云仲車先生一日升堂訓諸  
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  
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

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  
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  
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  
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爲  
小人未之有也

元符三年榮陽公自和州謫居起知單州道過山陽  
因出過市橋橋壞隨水而不傷焉仲車先生年幾七  
十矣作我敬詩贈公云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  
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  
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社何以祝公勿藥有喜詩後批

云前日之事橋梁腐敗人乘蹉跌高公晏然無傷固  
有神明陰相其德願為本朝自重生民自重  
熙寧初榮陽公監陳留稅務時汪輔之居陳留恃才  
傲物獨敬重公橫渠先生聞之語人云於蠻貊之邦  
行矣於呂原明見之

正獻公嘗稱榮陽公於張文潛云此子不欺闇室

榮陽公之監陳留稅也章樞密質夫案知縣事雅敬  
愛公一日因語次暴陵折公公不為動質夫笑曰公  
誠厚德可服其適來相試耳

元祐中榮陽公在經筵除司諫姚合人輝中劾當制

詞云道學至於無心立行至於無愧心若止水退然

淵靜當時謂之實錄建中靖國元年豐相之襪遷禮

部尚書為榮陽公自代詞云心與道潛一作志湛然

淵靜所居則躁里一作人化間風則薄夫躬

榮陽公入大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實主學與黃

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

歲為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

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

三百遍每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和叔時雖少當

世時務無不通曉當世人材無不編知

滎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令聲重則記牢

正獻公簡重清靜出於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聲色華耀視之漠然也范公內翰淳夫祖禹實公之壻性酷似公後滎陽公長壻趙仲長演嚴重有法亦實似公焉

正獻公教子既有法而中國魯夫人簡肅公諱宗道之女閨門之內舉動皆有法則滎陽公年十歲夫人命對正獻公則不得坐命之坐則坐不問不得對諸子出入不得入酒肆茶肆每諸婦侍立諸女少者則

從婦傍

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知州事焦伯強干之方從歐陽公學正獻公請伯強處書室命滎陽公從學焉其後正獻公罷歸京師請伯強同行歐陽公有送行詩所謂有能撮之行可謂仁者勇者也伯強性耿介不苟危坐終日不妄笑語每諸生有不至則召之坐至面切責之不少假借滎陽公幼時申公與夫人嚴毅如此就師傅而得伯強其後有成非偶然也滎陽公嘗言中人以下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

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潁州已有重名范文正公以  
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潁來復謁公呼公謂之曰太  
博近來者亦近墨者黑歐陽永叔在此太博宜頻近  
筆研中國夫人在廳事後聞其語嘗舉以教滎陽公  
焉前輩規勸懇切出於至誠類如此也

滎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  
也己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  
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  
子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妻人也兩人相讓久  
之公因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

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滎陽公張夫人待制諱昱之女也自少每事有法  
亦魯肅簡公外孫也張公性嚴毅不屈全類肅簡肅  
簡深愛之家事一委張公夫人張公幼女最鍾愛然  
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  
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  
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中國夫人姊也一日  
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中國夫人曰  
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叔父辭從既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游嘗訓子

第曰某幸得從賢士大夫游過相推重然某自省所  
爲才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士  
大夫過相與耶因思前輩自警備者如此  
正獻公交游本中不能盡知之其顯者范蜀公司馬  
溫公王荊公劉原甫也滎陽公交游則二程二張孫  
莘老李公擇王正仲顧子躬楊應之范醇夫黃安中  
邢和叔王聖美也東萊公交游則李君行田明之田  
誠伯吳坦求陳端誠田承君陳瑩中張才叔龍共彦和  
及彦和之弟大壯也  
張橫渠詩云若要居仁宅先須入禮門溫公作橫渠

哀詞曰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爲先伊川先生云子厚  
以禮教學者最善先有所據守然則橫渠之教以禮  
爲本也後程門高弟張繹思叔作伊川祭文云在昔  
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于數或觀於禮學者趨之無濟  
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道之真死其乃已或得  
于數蓋指康節或觀于禮謂橫渠也  
明道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  
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  
餘門人各以己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  
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

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  
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  
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  
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  
雖眾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  
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觀此誌文明  
道所以處康節者無餘蘊矣

李公擇尚書嘗與蒙陽公諸賢講論行已須先誠實  
只如書帖言語之類不情繆敬盡須削去如未嘗瞻  
仰而言瞻仰未嘗懷渴而言懷渴須盡去之以立其

誠

伊川嘗言令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  
用儒者讀書却只閑讀了都無用處

顧公子躬內翰嘗語東萊公云學者須習不動心事  
緒之來每每自試久久之間果能不動則必自知曰  
我不動矣由此觀之前輩所以自立非徒然也

陳瑩中右司嘗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  
吾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紹聖中顧公子  
躬被謫過京師東萊公與叔父往見之子躬再三講  
論行已如何云守至正以俟天命觀時變以養學術



劉公待制器之嘗為本中言少時就洛中師事司馬  
公從之者二年臨別問公所以為學之道公曰本於  
至誠器之因效顏子之問孔子曰請問其目公曰從  
不妄語始器之自此專守此言不敢失墜後任磁州  
司法吳守禮為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  
與器之專人有舊相待頗異眾器之不以為喜一日  
有人告磁州司戶贓汙于轉運使者吳親至磁州欲  
按其事召器之至驛舍堂中器之心不喜曰常時相  
待少異我已自不喜況今召我至堂中人得無疑我  
乎吳因問司戶贓汙如何器之對曰不知吳因不悅

曰與公有契所以相問何不以誠告明日吳閱視倉  
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訴爾有贓本欲來按爾今劉司  
法官爾無之姑去且謹視倉庫俟北京回倉庫不如  
法必崇無疑也於是眾方知器之長者然器之心常  
不自快曰司戶實有贓而不以誠告吾其違司馬  
公教乎後因讀楊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然後意方  
釋然言不必信如此而後可

器之嘗為子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  
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  
宣徽當世言熙寧初與陳賜叔呂寶臣同任樞密賜

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  
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必得所而後已也事  
經寶臣處畫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稱  
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  
講也寶臣蓋惠穆公也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  
尋究者為可畏耳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孝少年登高科一不孝席父  
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孝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孝也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一非能以道皆  
訓戒子弟

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  
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  
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  
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頃見陳瑩中與關止叔沼與滎陽公書問其言前輩  
與公之交遊必平闊書云某公某官如稱器之則曰  
待制劉公之類其與已同等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尊  
也如曰游酢謝良佐云此皆可以為後生法

張才叔處堅專務以直道進退不求苟得君子創業  
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才叔之學蓋主於

此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  
元慨然有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為之事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洒掃應對  
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  
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  
如此則是躡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熟先傳焉孰後  
倦焉不可不察也

呂與叔嘗作詩曰文如元凱徒稱癖賦若相如止類  
俳惟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

橫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詩楊文中立云知此  
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韓公持國維閑居穎昌伊川先生常自洛中往訪之  
時范右丞夔叟純禮亦居穎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  
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  
忘世味綠尊紅妓對西曛

龔殿院彦和與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僉判瀛  
州與弟大壯同行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師瀛欲  
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彦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  
相見即為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其兩句

云自慙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間見兩龍近日貴人如  
魯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也紹聖中彥和為監察御  
史未能去大壯力勸其兄早求罷彥和遂去大壯不  
幸早卒雖彥和之弟實畏友也

李君行先生自虔州入京至泗州其子弟請先往君  
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  
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  
先欺君可乎寧緩數年不可行也

正獻公幼時未嘗博戲人或問其故公曰取之傷廉  
與之傷義

滎陽公嘗言孫莘老李公擇之為友友也

滎陽公嘗言呂吉甫嘗稱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  
滎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  
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侯叔獻者少有聲名熙寧初屢來求見正獻公滎陽  
公因為公言叔獻可比趙清獻正獻深不以為然云  
趙清獻自守一世方成就如此一作方做後生有多到此地位

少事宜可便比前輩既而叔獻東建水事求進

姜潛至之仁宗朝老儒先生也不喜人作詩云招  
梅香損心氣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感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正獻公為樞密副使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吳公傳正安詩已之所宜脩傳正曰毋散精神於蹇澁榮陽公以為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淨不作為患於太簡也本中後思得正獻問傳正時年六十餘矣位為執政當時人士皆師尊之傳正公所獎進年纔三十餘而公見之猶相與講究望其切磋後來所無也榮陽公獨論其問答當否而不言下問為正獻公之難蓋前輩風俗純一習與性成不以是為

難能也

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何進益

榮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文忠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敘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既敘契分即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而謂叔祖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童蒙訓卷上

童蒙訓卷中

呂氏

本中嘗問榮陽公曰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或月十日其為尊卑也微矣而聖人直如是分別長幼何也公曰不特聖人直重先後之序如天之四時分毫頃刻皆有次序此是物理自然不可易也

榮陽公為人處事皆有久長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常

服藥如理中圓之類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之類及作某親等書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王尚書敏仲古每事必為人求方便之道如河朔舊日北使經由州郡每北使將至民間假貸供張之具至煩擾敏仲奉使即言之朝乞令河朔人使經由處皆支官錢置什物儲之別庫專待人使自此河朔無復假貸之擾矣王公臨事每如此也

滎陽公與諸父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辭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

知也

本中往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論當世邪正善惡是非非非無不精盡至於前輩行事得失文字工拙及漢唐先儒解釋經義或有未至後生敢略議及之者必作色痛裁折之曰先儒得失前輩是非豈後生所知楊十七學士應之兄弟晁丈以道規矩最嚴故凡後生嘗親近此諸老者皆有躬厚之風無浮薄之過前輩士大夫專以風節為己任其於褒貶取予甚嚴故其所立實有過人者近年以來風節不立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夏侯旌節夫京師人年長本中

以倍本中猶及與之交崇寧初召任諸州教授學制  
既勝即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舉  
將一人安博也不肯用卒不改官浮湛京師至死不  
屈唐文名恕字處厚崇寧初任荆南知縣新法既行  
即致仕不出者幾三十年范文正平子夷忠宣公之  
子忠宣公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肯用父恩例  
卒授遠地後為祥符尉當紹聖初與中貴人爭打量  
地界與辨曲直不屈得罪去劉文政斯立斯行臨皆  
丞相莘老子登高科以文學知名任州縣自處約甚  
人不知其為宰相子也江革信民政和間諸公熟聞

其名除國子博士欲漸用之竟辭不受謝逸無逸臨  
川人州郡欲以八行薦堅却之凡此諸公皆卓然自  
立一時不愧古人爾來流俗不復以此為貴矣

韓魏公留守北京有幕官每夜必出遊宴同官皆欲  
諧之慮公不聽一日相約至日晚見公議急事乞召  
幕官久之不至衆方欲白公所以公佯驚曰某忘記  
早來某官嘗白某卓出見一親識矣其寬大容人之  
過如此又嘗久使一使臣求去參選公不遣如是數  
年使臣怨公不遣則白公某參選方是作官久留公  
門止是奴僕耳公笑屏人謂曰汝亦嘗記某年月日



私竊官銀數十兩置懷袖中吾獨吾知之他人不知也吾所以不遣汝者正恐汝當官不自慎必敗官爾使臣愧謝公之寬知大度服人如此崇寧初本中始問楊中立先生於關止叔止叔稱楊先生學有自得者力量嘗言常人所以畏死者以世人皆畏死習以成風遂畏死耳如習俗皆不畏死則亦不畏死也凡如此皆講學未明知之未至而然東萊公嘗言凡衆人日夕所說之語如趙文仲長諸公都無此語也衆人所作之事如楊公應之李公君行諸公都不做衆人做底事也

李公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為說孟子大義唐克之廣仁每稱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話不足以為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為人陳公瑩中閩人也而專主北人而後可以有為南人輕險易變必不可以為有為

待制叔祖都不說夢云既妄也何用說為

明道先生嘗語楊文中立云某作縣處凡坐起等處並貼視民如傷四字要時觀省文言某常愧此四字

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不同者皆私心也至於公則不然

陳公瑩中言人之為惡雖至於謀反大逆若有一念  
悔心使臨刑之際說我悔也便須赦他便須用他  
榮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  
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  
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榮陽公嘗言朝廷獎用言者固是美意然聽言之際  
亦不可不審若事事聽從不加考覈則是信讒用譖  
非納善言也如歐陽叔弼最為靜默自正獻當國常  
患不來高劉器之乃攻叔弼以為奔競權門器之號  
當世賢者猶差誤如此況他人乎以此知聽言之道

不可不審也

崇寧初榮陽公謫居符離趙公仲長諱演公之長壻  
也時時自汝陰來省公公之外弟楊公諱環寶亦以  
上書謫監符離酒稅楊公事公如親兄趙公事公如  
嚴父兩人日夕在公側公疾病趙公執藥牀下屏氣  
問疾未嘗不移時也公命之去然後去楊公慷慨獨  
立於當世未嘗少屈趙公謹厚篤實動法古人兩人  
皆一時之英也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時皆  
在符離每公疾病少間則必來見公而退從楊公趙  
公及公之子孫游焉亦一時之盛也趙公每與公子

弟及外賓客語但稱榮陽公曰公其尊之如此楊公  
與他人語稱榮陽公但曰內兄或曰侍講未嘗敢字  
稱也蓋榮陽公中表推楊氏兄弟盡事親事長之道  
可為後生法

榮陽公為郡處令公帑多當鰓魚諸乾物及筍乾草  
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徐仲車先生畜犬孳生至數十不肯與人人或問之  
云不忍使其母子相離

孫文元忠學士朴正獻公所為館職也嘗為本中言  
某嘗對待講譏笑程正叔一日侍講責某云正叔有

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他何也某  
因釋然心服後不敢復深議正叔今世之士如孫文  
之服義亦少有也侍講謂榮陽公也

榮陽公嘗言少年為學唯檢書最有益才檢便記得  
精便理會得子細

又嘗言讀書編類語言相似者事做一處便見優劣  
是非

榮陽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己惡自  
夜且自點檢丝毫不盡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  
他人耶

或問榮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必自消也榮陽公嘗說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當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田誠伯常力闢釋氏輪迴之說曰君子職當為善

童蒙訓卷中

童蒙訓卷下

呂氏

榮陽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心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范文正公愛養士類無所不至然有亂法敗眾者亦未嘗假借嘗帥陝西日有士子怒一聽妓以瓦投

其面澀之以墨妓訴之官公即追士子致之法杖之  
曰爾既壞人一生却當壞爾一生也人無不服公處  
事之當

榮陽公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所坐壁上脩養  
家以此為養生要術然事事保慎常令有餘持身保  
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老子之論亦當  
於理矣

焦伯強千之先生嘗稱東漢一節至顏子榮

陽公不以為然列子稱狐父之盜食爰旌目爰旌目  
義不食其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

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  
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大抵居困否之  
世惟貧與賤則可以免苟居權寵擁富厚鮮有不及  
者季札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  
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欒高之難大  
氏春秋之世以無邑與政為可以免齊與晏子叩殿  
其鄙六十卒不受也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蓋之以叩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與子雅  
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而有

寵衛與公孫免餘邑六十辭曰審子唯多邑故死後  
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鄭子張有疾歸邑  
于公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  
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此皆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處亂世自全之道可以為萬世貪冒不厭以致破  
家亡國者之至戒也

滎陽公嘗言子產有數事失君子氣象者如言民不  
可逞度不可改又曰子寧以他規我如此之類全無  
君子氣象又言張良說漢祖詐秦卒大不類子房平

目所為

外高祖侍郎晉陽王公諱子融嘗編集京師世家家  
法善者以遺子孫

前輩嘗有編類國朝以來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  
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為善之  
義也

京師曹氏諸貴族卑幼不見尊長三日必拜

元符末叔祖待制公坐元祐黨人貶道州未至先遣  
人賃屋兩間時公亦挈家往既至屋窄陋甚更益一  
間以公狀申郡守不敢往見是時上皇即位已議

褒用矣韓原伯川先貶道州公以俱在謫籍不敢相見既原伯與公俱復官內徙原伯先受命往見公亦不敢與相見以為未受復官命也前輩慎事如此其亦能遠避矣然且不免則亦命也

蘇子由崇寧初居潁昌時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崇寧間張公芸叟既貶復歸閉門自守不交人物時時獨遊山寺芒屨道服跨一羸馬所至從容飲食一甌淡麪更無他物人皆服其清德後生取法焉

崇寧間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注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會課時時作詩亦有略詆及時事者滎陽公聞之深不以為然時公疾病方愈為作麥熟縑絲等曲詩歌詠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諸公得詩慙懼遽詣公謝且皆和公詩如公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

張琪美京畿人久遊太學諸生多稱之擢第後守官衛州陳公瑩中為郡頗厚待琪禮遇獨異眾人琪深感公恩意然亦不能曉獨異之意崇寧間琪官宿州諸公貴人數欲招致之琪感陳公見待終不肯進蓋琪之為人賢而柔弱陳公所以異待之者欲以堅

其意也琪終能自守前輩成就人委曲如此教亦多術矣

劉器之論當時人物多云弱實中世人之病大氏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

紹聖崇寧間諸公遷貶相繼然往往自處不甚介意龔彥和與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不以為難也張才叔庭堅貶象州所居屋才一間上漏下濕屋中間以箔隔之家人處箔內才叔躡履端坐于箔外日看佛書了無厭色凡此諸公皆平昔絕無富貴念故遇事自然如此如使世念不忘富貴之心尚在遇事

艱難縱欲堅忍亦必有不擇之容勉强之色矣鄒志完侍郎嘗稱才叔云是天地間和氣薰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覺和氣襲人也

豐公相之稷清節自守一意直道更無他說而未嘗絕物張才叔蓋師法之相之元祐間與滎陽公同在經筵有女之喪滎陽公問之曰以公定力如此必無過戚相之云正為未能如此

李君行先生紹聖中致仕歸虔州元符庚辰歲諸公既還朝廷君行驛召賜對管勾宗子學比國子司業蓋有陰沮之恐在要地者伊川先生嘗問從學者李



君行何以復出從學者對曰李司業承朝廷美意不  
得不出然且歸矣君行既至京師即引疾得歸

伊川先生嘗有門弟子日赴歌會過差先生聞之大

不樂以為如此絕人理去禽獸無幾爾

一本作  
幾希

正獻公作相時每月以上尊分遺親舊楊十七學士  
應之公之甥也月送兩壺楊學士得酒即送酒家易  
常酒數壺欲飲酒即取之東萊公以為楊學士英氣  
偉度必不以屑言間霑玩上尊滋味為美也得酒貴  
多不問美惡過人遠矣

李君行先生之長子格篤行博學克肖其父而長於

四六表章早歲登科紹聖中知江寧府上元縣蒙陽  
公知太平州李以啓事賀公其略有云知府侍講編  
命世之雄才賦經邦之遠器令問令望起韋平舊相  
之家嘉謀嘉猷翊舜禹重熙之代危誠獨立己不  
回從容進退之儀挺達始終之節李尋以病不起學  
士大夫惜之

國語公文文伯之母告季康子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又謂其子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  
用之故長王天下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

士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左傳亦言民生在勤勤則不  
匱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為善之本不勤不勞萬事不  
舉今夫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雖不親人人  
亦任之常矜情者必有饑寒之憂雖欲親人人不用  
也公父文伯之母與左傳所記皆故家遺俗相傳之  
語其必自聖人出也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其可不以  
勤勞為先而矜情自弃其身哉

元祐末李君行先生與楊應之學士同在京師安靜  
自守諸公以其不附己不甚肯進用趙公君錫無愧  
為中丞當為御史問滎陽公所當為者公以應之為

對無愧亦不能用更舉楊畏子安為御史楊畏後及  
攻無愧紹聖初應之病卒蘇子由罷知汝州李君行  
先生往見之與之論當世事子由恨知君行之晚當  
時議者謂楊李二公如在言路必不肯委靡自己縱  
無所益亦必極言而去也

司馬溫公既辭宥密之命名冠一時士無賢不肖皆  
所歸重而兩程先生孫莘老李公擇諸公尤推重正  
獻已而二公同居洛中熙寧末正獻起知河陽明道  
以詩送行曰曉日都門颯旌旆晚風鏡吹入三城知  
公再為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文與溫公同餞正

獻復有詩與溫公云二龍閑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  
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蓋以二公  
出處無異且恐溫公以不出為高也及正獻公自河  
陽乞在京宮祠神廟大喜召還遂登樞府人或問  
二程以二公出處為有優劣二程先生曰正不如此  
呂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  
退處蓋自熙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  
以為諸賢不肯為我用故正獻求在京宮祠以明不  
然上意始大喜

元祐間伊川先生既歸洛中寄范公淳父書云丞相

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爾

原明滎陽公字也

伊川嘗言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  
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論議不

苟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  
能端一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兩人附己乃為威敏  
代己為守道可任臺諫又如劉原父文學絕人而喜  
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常人乎雖  
然毫髮之失生於心術其流之激有不可勝言者豈  
不要賢師友以正救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太宗真宗朝睢陽有戚先生者名同文字同文有

至行鄉人皆化之。睢陽初建學，同文實主之。范文正與嵇內翰頴之父皆嘗師事焉。嵇綸其後也。所居門前有大井，每至上元夜，即坐井傍，恐游人墜井，守之。至夜深，則掩井而後歸。嘗有人盜其所衣，衫者同文適見之，喻盜第將去，然自此慎勿復然。壞汝行止，悔無及也。盜慚謝而去。同文竟以衫予之。南康學中至今有戚先生祠。堂范文正公，初從戚先生學，志趣特異。初在學中，未知已實。范氏子人或告之，歸問其母，信然。自吾既范氏子，難受朱氏資，給因力辭之。貧甚，日糶粟米一升，煮熟放冷，以刀畫四段為一日食。

有道人憐之，授以燒金法，并以金一兩遺之。又留金一兩，謂之曰：「候吾子來，予之明年。」道人之子來取金，文正取道人所授金法，并金二兩皆封完，未嘗動也。併以遺之。其勵行如此。後登科，封贈朱氏父，然後歸姓。師友淵源，必有所自。未有無因而然。如周茂叔先生官守南安軍，為守所不禮。兩程之父太中公，自虔州差攝南安倅，與茂叔相善，力庇護之。其後兩程皆師事茂叔。

陝西侯無可先生二程之舅，賢豪獨立，與申顏先生

為友申先生死後先生傾家所有予之  
關止叔嘗言伊川門弟子且是信得及師說

陳瑩中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幾叟云予元豐乙丑  
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  
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  
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伯淳耶予謝曰生長  
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  
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云云  
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  
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

之不對也瑩中以謂世有伯淳而已不知宜自責者  
也今世之人間已所不知其不愠而發謗罵者幾希  
矣况能自責日夜以為愧乎瑩中之所以超絕古今  
特立獨行而不顧非偶然也

瑩中為都司上曾子宣論日錄書云自今觀之成哀  
之世使大臣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未至危  
已然則為大臣者不欺其君盡忠之士亦安忍負其  
門哉如此等語皆足以立懦夫之志矣其後上呂吉  
甫書列子有言世以生人為行人則死人為歸人矣  
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此禦寇未了之語生死無時

而不一四大無時而不離何待死乃為歸乎其生也  
心歸其死也形化歸而待化復何俟于言哉其精識  
遠見殆過古人此蓋誘吉甫使之為善老子所謂常  
善救人者也

高郵守晁仲約有大賊過城下欲攻城守贖民金與  
賊賊乃去范文正公富鄭公同在政府鄭公建議守  
不能死守乃以金與賊失節當誅范公以為守能贖  
金却賊為有功縱不欲賞安可誅耶既退富公愠曰  
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  
公密告云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威德之事奈

何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幾人雖  
上意亦未定也而輕道人主以殺戮臣下他日手滑  
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曰聞高郵人欲食守肉  
范公曰高郵守既能為民却賊民感戴之不暇豈有  
欲食守肉之理 仁廟卒從范公議明日富公稱疾  
不出 仁廟問宰執富弼何以不出范曰必是為爭  
高郵事 上曰富弼非卿門人耶范曰富弼雖與臣  
相知然弼為人守義不回心不安者不肯從也此正  
是弼好處 上曰此却是卿好處後范富俱罷政富  
以事召至京師諧之者甚衆或以為富公有不臣之

意至京城不得見者累日富公甚恐懼且悔建議高  
郵之非歎曰范六丈真聖人與吾淺見不同

滎陽公嘗榜文中子數語於家中壁上云子之室酒  
不絕注云用有節禮不缺也

周恭叔行己嘗言見呂與叔博士說必有亨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雖難得而  
言非虛無也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則失之矣  
又不可忘之也忘之者不若苗者也正其名而取之  
者非苗者也

伊川先生嘗言成王不當賜魯以天子禮樂使周公  
在必不受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後  
世儒者以為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賜人  
臣不得用之禮樂此尤傷教害義也為人臣如周公  
始可故曰不以辭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范正平子夷堯夫丞相之子賢者也能世其家嘗言  
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  
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為州縣之職徒勞人爾非  
所以學聖人也

周恭叔又說先生教人為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  
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

然所學者恐有限也。恭叔又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橫  
先生云兩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然則  
聖人之道，仁知者皆不能測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仁  
且知，夫子所以既聖也。乾坤之於易，猶陰陽之於道。  
仁知之於聖也，故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  
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  
坤或幾乎息矣。

李君行先生說武王數紂之罪，曰郊社不修，宗廟不  
享，歷觀諸書皆以郊對社。蓋郊者所以祭天，社者所  
以祭地也。南郊北郊，五帝之類皆出於周禮。聖人書

中不見也。嚴父配天之禮，蓋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  
則孔子何得言則周公其人。也。列爵為五分，土為三，  
蓋至周始定。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則書為妄也。因言  
吾徒學聖人者，當自用意看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  
孝經而已。中心既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之  
來必為規矩權衡所正也。又言史書尚可取，是莊老  
讀時大段空道。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富有之大業。至誠無息，  
日新之盛德也。

田腴誠伯嘗說他用心多使氣勝心，每心有所不善



者常使氣勝之且云自知如此未得為善也

誠伯又言讀書須是盡去某人說某人說之心然後經可窮矣

李君行先生學問以去利欲為本利欲去則誠心存矣

李君行先生說年二十餘時見安退處士劉師正解春秋文字甚愛之從他觀其文他亦不惜也後於楚州聚學他一日見訪問曰李君在此何欲答曰為大人令去應舉令及第後歸今次以暮服礙却欲且就此處脩學以俟後次應舉也劉曰不然夫不可得而

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君行於是便歸鄉然則劉師正者君行之師與又云嘗語君行今之人所以為學者某却不會如此為學

徐仲車先生少年時為母置膳先過一賣肉家中心欲買他肉遂先於市中買他物而別路於歸途為順且亦有賣肉者因自念言心中已許買他家肉若捨而之他能不欺心乎遂迂道買肉而歸且云己之行信自此始也又言少年時遂日以衫帽揖母一日嘗見貴官乃用幞頭襪衫因自念言天下之尊無逾父母今反不若見貴官自明日以幞頭襪衫往揖母焉

家人之見者莫不笑之既久亦不笑也且云已之行敬自此始也

徐仲車見門人多於空中書一正字且云於安定處得此一字亦用不盡徐仲車說以信解誠不能盡誠至誠無息信豈能盡之乎

伊川先生嘗說楊子雲云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是不然也當為他易數字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須謂之遠其近者須謂之近也

范辯叔說今太學長貳博士居此任者皆利於養資考求外進也為之學生者皆利於歲月而應舉也上下以利相聚其能長育人才乎此於本亦已錯了更不須言也

田誠伯說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未以為然也乃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未以聖人之言為然而問之而聖人以仲弓之言為然也學聖人者如仲弓可也且云見君行如此說誠伯說公羊不知聖人之意也故其立言多傷教害

義至如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及人臣無將將而誅此二者尤甚至令西漢時尊宗丁傳及誅大臣以為將謀惡者蓋用公羊之說也其為天下後世害甚矣李朴先之說臨離洛時請教於先生先生言當養浩然之氣語先之云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先之說以舉業育人不知要作何使用

誠伯說近世學者恐無有如橫渠先生者也正叔其次也又云向日因看正蒙書似有箇所得處又云每見與叔中庸解便想見其為人由是觀之誠伯師橫

渠也

劉元承元禮嘗師事伊川說紀侯大去其國大者紀侯之名也齊師未入境而已去之則罪不在齊侯也故不書齊侯焉又見伊川先生說仲尼曰惜乎出境乃免須終身不反始可免罪

宿州高朝奉說他師事伊川先生嘗見先生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字古今人訓詁不盡或以謂仁者愛也愛雖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

樂文仲說眉浩學士事亦好常見人寫字不端正必  
須勸戒之或人問之曰每事無不端正則心自正矣  
陳正端誠說王輔嗣王介甫有大段不通處須要說  
應故也曰明之說易所以尤多過者須要說無應故  
也易中自說上下敵應剛柔相應之類甚多豈得謂  
之無應但不可執定耳。

又說邵堯夫先生說孟子雖不說易然精於易者也  
且云能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及禹稷顏子易  
地則皆然非精於易豈及此乎。

李君行說他每日常多只讀易書詩春秋孝經間讀

孟子曰明之說他常只讀易論語孟子老子楊子如  
莊子未暇讀也。

吳叔揚紹聖中嘗說世人多欲勝於學故無所不為  
惟陳瑩中學勝於欲故有所不為且云瑩中令諸公  
非不知他但不可得而用也又說字說詩字從言從  
寺詩者法度之言也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惟詩不可拘以法度若必以寺為法度則侍者法  
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古之置字  
者詩也峙也侍也痔也持以其聲相近取耳。  
又說今之學者必要一其說是不知聖人之意也况

妄之往何之矣言无妄之世往無所之也无妄之往得志言无妄而往則可以得志也其言无妄之往則一其所以為无妄之往則異也  
任淳夫說莊子儵忽混沌之說郭象只以為者敗之解之則解經者何用多言

范子夸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居京慎勿竊論曲直不同任官時取小名受大禍因言吾徒相見正當論行已立身之事耳又說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及孔子顏子遠矣而常嘆仕官不達何愚之甚若能以自己官

爵比方孔顏僥倖甚矣又說凡人為事須是由衷方可若矯飾為之恐不免有變時任誠而已雖時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李君行田明之俱說讀書須是不要看別人解者聖人之言易曉看傳解則愈惑矣田誠伯說不然須是先看古人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也

陳端誠說易須是說到可行處始可  
陳瑩中說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蓋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三聖一賢相繼未始

失道也至太康失邦故上推陶唐而云今失厥道自  
堯至太康百二十年矣

又說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  
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  
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  
善夫能如是故能養其大體而為大人故能格君心  
之非而使天下利見故能言動以為法則後之人急  
急然唯欲己為是也恐其畔己以利誘之以害毆之  
天下終不以為然而自以為過天下何愚之甚  
又說安而行之聖人也自非聖人皆利而行之者也

何也欲遷善遠罪是利於善也欲忠於君是利於忠  
也欲孝於父是利於孝也其餘皆然今之學者不能  
見其近者小者而妄意談其大者遠者故終汗漫而  
無成也

陳瑩中說學者非獨為己而已也將以為人也自王  
介甫解經止尚高論故使學者棄民絕物管仲晏嬰  
霸者之佐一也相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有三歸  
反玷官事不攝可謂違禮之極矣崔杼弑君晏子從  
容於其間成禮而後去可謂有節矣然孔子之稱晏  
子則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而已及稱管仲則曰如

其仁如其仁豈不以管仲功及天下所濟者廣而晏子獨善其身而已哉

又說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此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此若為政依介甫之意是不畏天者也

已上皆紹聖中語

前邵倅吳朝奉說近世士大夫太不以節操為事因說與他立節非一朝一夕所能為蓋在平日之所養也他甚然之時李自明在坐云此事閑時說時甚易在於臨事時要執得定耳因言昔人有自諫官以言事被責時兼判國子監乃與諸生往賀焉蓋嘉祐以

前以言事被責為榮也既見顏色慘沮殆不能說話昔人尚如此他人未易能也矣因言自小讀書用得工夫不正當立節非素養不能若學得不正則所養亦非也

陳瑩中又說學者非止讀誦語言撰綴文詞而已將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識者識其是非也識其邪正也夫如是故能畜其德所以言天在山中者前言往行無有紀極故取天之象焉

瑩中說今有人曰仕官顯達者使天下謂之隕人則

不可使天下謂之不賢人則可矣使天下謂之賢人  
是自取其善而歸過於其君也使天下謂之不賢是  
自取其惡而歸美於其君也曰是不然此乃李斯分  
謗之說也不能盡受其惡名使惡名不及於君是李  
斯而已何況天下謂之不賢未必不為其君之累也  
又說范子思所守過於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  
處

又說孔子以柔文剛故內有聖德而外與人同也孟  
子以剛文剛故自信其道而不為人屈也衆人以剛  
文柔故色厲而內莊也却說與他楊子之書唯是說

到孟子之書如自得之發於面平旦之氣養浩然之  
氣之類皆自得處孔子則并自得處亦無  
又說學者非特習於誦數發於文章而已將以學古  
人之所為也自荆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又說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  
行然後為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  
不如是雖辭辯通暢亦未免乎鑿也今有語人曰冬  
日飲水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內陽在內  
則內熱故令人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內陰在內則  
內寒故令人思湯雖甚辯者不能破其說也然反諸



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嗚呼學者能  
如是用心豈曰小補之哉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  
曰是不然禮記曰誠者非獨成己也將以成物也我  
之所得者不能盡推於人非聖人之道也但行之一  
身有先後耳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方其窮也獨善一身之道乃兼善天下之道及其達  
也兼善天下之道乃獨善一身之道也施於一身而  
非有餘也施於天下而非不足也是之謂聖人之道  
學聖人者不能以孔子孟子為心而專以莊周為我

之書為說烏在其學聖人也

瑩中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尋常人便說作兩事失  
之遠矣蓋語學則益道則損二卦未嘗偏廢也所損  
者懲忿窒慾所益者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若用此  
說方始可行不然則虛語也又云胡先生在過英講  
損益卦專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為說

童蒙訓卷下

此本係...  
...

紹定己丑郡守眉山李真  
得此本於詳刑使者東萊  
呂公祖烈因鋟木于玉山  
堂以惠後學



宋板呂氏童蒙訓三卷  
堂沈氏所收藏乾隆  
乙亥夏從而借觀是有益於人心身者因亟錄存  
之復識數語於此款後之人誦而習之毋輕而弃  
之云爾

端午前三日閩忠懿二十二世孫嗣賢



